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67900

後676.397

878

278

揚子江

Woddy's Catalogue of Plant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重編) 張揚園先生年譜

函 1 冊

字第 2154 號

4920.57

1173

重編張楊園
先生年譜

道光癸卯冬鐫

儀宋堂藏版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序

近代真儒惟陸清獻公及張楊園先生爲得洛閩正傳自陳湛不主敬高顧不識性山陰不主致知故所趨無不差而清獻與先生實爲迷途之明燭矣先生嘗師山陰故不敢誦言其失然其爲學之明辨審諦所以補救彌縫之者亦至矣先生實開清獻之先清獻尤服膺先生之粹顧清獻宦成而功顯名德加於海內先生行誼著述前輩論說雖備而終不著則以其跡旣隱而其書又不克盛行於世學者罕見故也去年秋蘇厚子惇元自浙歸攜其全集來云且盛言當從祀孔子廟庭并鈔輯諸序文雜傳將以補年譜之闕焉夫樹受讀卒業信悅服翫如凍餓者之獲饗煖布帛也因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故不及中中或不能純粹以精而純粹

以精必在於明辨哲先生可謂深詣而全體之矣前輩稱爲朱子
後一人非虛語也於是聞謁學使嘉興沈鼎甫侍郎啓告以宜奏
請從祀并爲刊布遺書極蒙嘉諾且授以新刻陳古民所訂年譜
歸而細讀之惜其尙未盡善爰屬厚子重爲編次厚子固好學而
尤篤嗜清獻及先生書者今以其所編來示實較陳氏爲得其要
領昔劉伯繩謨山陰年譜先生謂其學問源流立身本末已備文
集之外可以單行吾於茲譜亦云然夫先生學足於己行修於身
豈在名之顯晦以爲損益惟其辨道閑邪繼往聖開來學則甚有
賴於其言之存旣賴其言而可不知其人論其世乎此年譜之作
所以不容已也且自朱子而後學術之差啟於陽明而先生閑邪
之功其最切者莫如辨陽明之失惜所評傳習錄不見然就其總

評及集中所論皆堅確明著已足訂陽明之歧誤矣若求其全書
讀之其說應在羅整庵陳清瀾張武承之上因序年譜略論其大
概於此道光丁酉十月桐城後學方東樹謹序

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後序

惇元曩讀三魚堂集當湖先生稱楊園先生書篤實正大去年夏
在杭州友人邵映垣懿辰亟稱先生書出先生與人論學書數篇
讀之深以為快同購求全書久不獲其後至嘉興友人高伯平均
儒為購得初學備忘訓子語及姚大也所述年譜讀之極歎其親
切動人而求全書益急今年春復至杭購得備忘四卷伯平又為
購祝人齋選訂全書十六種并借抄本遺彙六種願學記問目示
蒙土圖百自箴
喪祭雜
說遺文循讀卒業竊歎先生之學誠如當湖之言自宋以來得朱
子正傳者首稱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諸儒先生書純正
平實介乎諸儒之間而精詳親切殆又過之讀其書能令人仰止
而興起也夫士希賢賢希聖驟希孔孟無從而入必以程朱為階

梯希程朱以近代純儒爲階梯不又得所從入乎嘗謂今日爲學
宜奉當湖爲師蓋時代近則做法易及讀先生書體用兼備巨細
畢舉是又一最切近之師也顧當湖書傳播甚廣而先生書則求
覓甚難學者若不得其全書能得年譜讀之亦可窺其端緒惇元
初讀姚譜病其疎略不著其大者欲補訂之因旁蒐遠緝抄錄若
千條藏之篋笥秋中歸里以全書呈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讀之極
歎異服膺因勸方先生啟學使沈公鼎甫奏請從祀孔子廟庭公
許諾且願以新刊陳頰躬增訂年譜方先生復惜陳譜漫冗難見
要領令惇元重編於是本姚陳二譜更採全書紬繹纂訂刪繁補
闕做通鑑例編述而以文目及諸家評論之語附錄於後先生言
行事實以及進學之序教人之方論學著述之旨於此可見其要

略焉讀是譜者庶幾仰止興起而更求全書以學焉則得所從入
循序漸進不至背馳也矣惟全書流傳甚尠重刊廣布是又所切
望於世之君子道光十六年冬十二月桐城後學蘇惇元謹識

後三年惇元復遊浙詣先生鄉謁祠墓稽志乘訪求逸事又交
平湖顧豫康廣譽假所藏海昌元刻文集言行見聞錄訓門人
語及未刻全本願學記日省錄陳頰躬元本年譜等書繼又假

觀海昌元刻全書

備忘五卷訓子語二卷初學備忘二卷學規
一卷喪祭雜說一卷補農書二卷詩文集十

八卷言行見聞錄四卷近鑑二卷經正錄一卷
近古錄四卷喪祭雜錄一卷訓門人語三卷

因將年譜復加

更訂多所增益乃重易稟沈鼎甫侍郎既許奏請從祀尋試竣
入都因疾引退遂不果請祀之舉仍望海內有心君子焉二十
一年六月惇元再識

先生書甚難購求海昌元刻版前已燬蕭山重刻版久不印未
審存否今惟祝訂十六種版藏平湖屈氏稍稍印行又記

張楊園先生年譜

桐城後學蘇惇元纂訂重編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冬十月丁卯朔時加辰先生先生姓張

氏諱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浙江嘉興府桐鄉縣人世居清風

鄉鑪鎮楊園村故學者稱楊園先生按鎮在縣西北十三里村
在鎮西三里西溪橋之南

先生大父晦庵公處士生平存心厚喜成人之美每聞親黨中

作一善事輒勸助成之間一不善事咨嗟不已蹙然勸其勿作

少未習舉子業然酷好學問居常手不釋卷每就老儒質問所

疑於經史傳記醫卜雜家無不通曉父九芝公諱明俊邑增廣

生姚大也夏原本作中浙闈副榜顧豫康廣譽據先
生先考事略訂今按通志府縣志俱作邑庠生性至孝事

親順志無違嘗赴省試聞母疾輒束裝歸或勸以親疾未革終

場再行公不聽急歸侍養燕居之處書一語曰行己率由古道
存心常畏天知書籍閒往往書自儆勵語邑中咸稱為端士遇
人吉凶曲意周卹不計有無弟子家貧不受其贄嘗出見故家
子逋賦被械因代爲之輸焉母沈孺人諱芳之女旌表節孝兄
履禎字正叟邑庠生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五歲九芝公授孝經先生端坐朗誦能辨
音切公喜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七歲父命名履祥九芝公語人曰吾名是
兒雖取與長兒名相類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

按府縣志俱作

生時父夢金仁山來故名今用先生先世遺事中語

從餘姚孫台衡先生受書時郡邑

中蒙師多姚江人而孫先生端方忠實故九芝公特延致命先

生受業焉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九歲春正月丁父憂是年九芝公館沈氏
正月十九日入館諸生方贄見公忽痰厥卒於齋中年三十七
先生與兄正叟居喪哀毀如成人時先生大父晦庵公在堂母
沈孺人年三十二家故貧窘晦庵公於鑪鑪開小肆以資薪水
沈孺人勤儉持家延師課先生兄弟紡績供脩膳晦庵公嘗教
之曰愚而不學則益其愚智而不學則失其智汝母荒嬉不讀
書如吾非有所爲然一刻離書策不得沈孺人教之曰孔子孟
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
不肯學好便流落無底自是出則晦庵公入則沈孺人自飲食
坐立以及守身修業交友之事罔不教焉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一歲讀書錢店渡桐鄉地名受業於陸昭仲

先生陸先生館於錢店渡沈氏即先生外家也陸先生名時雍

桐鄉人工詩文尚氣節著有詩文集嘗選古詩鏡唐詩鏡又注

離騷韓子淮南子揚子等書歿後先生為之傳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二歲陸先生講易先生晝夜把卷沈吟題其

上曰戒之戒之寧得魚而忘筌無買櫝而還珠

五年乙丑先生年十五歲從諸叔明先生受業交錢字虎輩姚本作癸

亥受業於諸先生錢廣伯稷據見聞錄及素問發明序訂諸先生名董威桐鄉人事親極孝

養好義輕財先生負笈從於甌山桐鄉地名錢氏之鶴堂與錢无寒

汾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同學友善攻經史治制舉業諸先生

示馬援訓兄子書且戒曰須知古人立身醇謹為本不然詎無

畫虎之慮乎 應童子試補縣學弟子員

六年丙寅先生年十六歲讀書陋巷村桐鄉地名之蔭菴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十八歲行冠禮先生年十五時前輩或字

之曰吉人至是更字曰考夫初士大夫高冠博袖至崇禎閒服

飾怪侈巾或矮至數寸袖或廣至覆地或不及尺先生獨做深

衣意袂尺有二寸冠守舊製諱者呼先生為長方巾或謂先生

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笑曰我何嘗異人自異耳又嘗曰人徇

其所同余守其所獨固有見病於時者也 娶夫人諸氏夫人

乃雲芝公女叔明先生兄女也

二年己巳先生年十九歲讀書於家侍大父與母菽水承歡與同

志友錢字虎一士輩伏臘相造登堂拜母沈孺人為具雞黍焉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歲遭大父喪

姚本繫戊辰歲顧豫康據先世遺事訂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一歲從傅明叔先生受業交顏士鳳傅先生名光曰號石畚深於易是年同里顏士鳳統延至家先生就其塾受業既兩月傅先生歸謂士鳳曰汝與張子二人相友足矣遂不復詣塾先生自是與士鳳交最厚以兄事之後嘗曰自得士鳳而始聞過焉又曰人不可無直諒之友余二十後得交士鳳方知流俗卑污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已而交寄生其言曰君止本質好學問之道多未是也寄生姓倪名露吳興人夏六月十八日母沈孺人卒先生居喪遵朱子家禮後遇父母忌日輒素服齋居外寢不飲酒食肉終身如一曰云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二歲是年顏士鳳之金華先生作序送之略曰紹興劉念臺先生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余欲從遊有志未逮士鳳來歸盍迂道戢山之陰先余請見以益其所得也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三歲館顏士鳳家先生嘗曰今之貧士衆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士之恒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舍此不事則無恒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但爲此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又曰教課誦習不可分爲人爲己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與弟子課數而已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卽是主敬長其所善救

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已分內事也又曰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
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害其心志敗其百
行其不干天殃者罕矣士鳳高明勇斷爲先生益友朝夕相與
切劘焉

七年甲戌先生年二十四歲仍館顏氏時東南文社方興紛紛各
立門戶士鳳與先生嚴約毋濫赴惟與同里邱瞻伯衡錢宇虎
寅錢一士本一嘉興屠闇伯曠王言遠庭李山顏明整海鹽吳
仲木蕃昌海昌朱近修一是輩以文行相砥而已方周鍾之寓
桐鄉也開門受徒遠近至其門者肩摩踵接邑中不識鍾者惟
先生與士鳳二人人皆鄙之士鳳曰鍾爲人浮僞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宜爲所惑後鍾行事適驗其言

八年乙亥先生年二十五歲館甌山錢飛雪家飛雪名濤一士之
父也爲人好義與九芝公及諸雲芝公善素敬愛先生嘗歎曰
方今賢者考夫而外吾未見其匹因延至其家令幼子本竈本
懋本卓受業先生教課之餘自學甚力嘗答姚四夏璉曰某爲
學不就枕席者十餘年壯歲館甌山錢氏徒甚衆每夜必更三
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寢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
率以爲常故某精力早衰此可爲鑑而不可學蓋道理當早作
夜息無有如此矻矻而不休者也始讀小學近思錄先生嘗
曰余年二十餘小學尚未見崇禎八年頌此書於學宮坊間刊
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啟其衷求近思錄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
門又曰余年二十三釋氏之書已絕不八目然於陽明龍溪

之書則深信之以爲聖賢之域可指日而造後讀近思錄及程
朱諸書漸覺王氏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

九年丙子先生年二十六歲館甌山

十年丁丑先生年二十七歲館甌山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二十八歲館甌山一日夢見顏子晨起謂門
人曰豈吾年止三十二耶因思親柩未葬急擇葬地鬻田產之
半而購焉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二十九歲館甌山 兄正叟補縣學生先生
曰家兄得錄不負先母之教但恨先母不及見揮涕久之 邑
中公舉沈孺人節孝旌表門閭縣令盧君國柱贈額曰鄒國遺
風沈孺人昔嘗以孔孟事勗先生兄弟茲亦紀其實也 秋應

浙江鄉試 始錄願學記其序曰自張子爲劄記之語先正多
因之某魯鈍過人閔凶自幼一言偶得皆聖賢師友之賜也其
敢忘諸因筆所聞爲願學記按記中有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二
語乃先生爲學要旨也 始與門人講呂氏鄉約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歲館菱湖

歸安地名

丁友聲家友聲家素裕

時歲大饑供膳過豐先生對案不食命減饌勸友聲賑卹餓殍
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濟書宴安於膏粱大不
可也 作喪祭雜說其序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里俗昏禮
猶存古意冠禮廢矣然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習俗
錮人賢者不免特爲拈出數條使知其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
亟復之至此說多言俗敝罕述禮文蓋其義已備於家禮會典

諸書矣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一歲館菱湖 歲大祿族子有自鬻者

先生百計措金贖之而勉其力耕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二歲館茗溪 歸安地名 吳子琦家 讀濂溪

集求所謂主靜之說 秋如杭州應鄉試遇漳浦黃石齋先生

先生同友人見黃先生於靈隱寺黃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

好名我今日正爲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

古人富貴貧賤患難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患難

如無富貴貧賤患難也 盜焚先生莊延及晦庵公櫬室先是

先生卜兆葬祖而村民阻之弗克葬遂停柩於莊茲盜火其莊

延及櫬室先生聞變奔詣慟不欲生副以椁七日夜露處其側

號泣不食李石友偕親朋力勸之謂死而齎恨不如生而討賊

乃強進飭粥衣墨衰匍匐訴於官自是冬臥草苫夏臥竹廩歲

餘賊不可得其後捕獲劫過客盜具伏曾劫先生莊郡丞傳先

生爲事主訊鞫得情賊九人定讞論死門人因邀先生執友顏

士鳳錢一士輩勸曰先生孝感賊讎云復請御酒肉釋苦廩先

生猶不肯從甲申歲渡江師劉念臺先生從者猶擔竹廩劉先

生知而勸慰釋之而先生終身抱痛四時和衣用粗麻卒時遺

命卽以斂焉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三歲復館甌山錢氏令門人讀小學近

思錄顏氏家訓又令各書白鹿洞規揭於座右門人姚夏錢氏

之甥也幼孤先生每愛憐而教之至是夏依外氏始執贄受業

夏具東脩先生不受曰我喪父如子之年從諸先生讀書此堂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爲之澣櫛視飲食寢興如己孫此德未報我今於子亦少以報子外王母也 秋八月顏士鳳訃至先生輟講慟哭徒步至其家經紀其喪收其詩文手錄藏之至乙酉顏氏家難作手錄一冊授姚夏曰士鳳著述遠海鶴音惟此而已僕向以一冊藏之屋梁以一冊自隨荒亂存亡不可知今以一冊授子他日歸其子鼎受可也 交祝開美開美名淵海昌人劉念臺先生直諫得罪開美以舉人會試在京抗疏論救時開美尚未受業劉先生之門其後詔革開美舉人鎮撫司逮問是冬開美被逮赴京先生偕錢字虎一士送至吳門初先生兄事顏士鳳至是在吳門有復得一兄之語明年春遂因開美

請事劉先生焉 冬葬九芝公 輯經正錄取朱子訓學齋規

即童蒙須知

白鹿洞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四

種以爲此錄其例曰齋規爲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於首洞規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及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雜儀齊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恒故次之鄉約御邦家之事修身齊家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治平之業則舉而措之耳故以終焉序曰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

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答吳子琦語是時復社聲名達於窮鄉爭趨張溥周鍾之門吳子琦請於先生欲遊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往拜楊維斗先生可也

十七年甲申爲

大清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歲館甌山 二月如山陰受學於劉念臺先生之門先生偕錢字虎至蕺山謁劉先生劉先生問曰二子有親乎對曰祥與寅俱幼喪父今母亡又數歲矣劉先生色動似重有哀者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又問曰亦嘗靜坐乎對曰無事時便靜坐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曾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問何以得誠對曰以敬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又曰學者最

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又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先生擇願學記中語質於劉先生劉先生批之冬復以續得之語寄呈劉先生亦批答之後名之曰甲申春冬問目歸來自謂有得以劉先生人譜證人社約等書示門人其後於劉先生遺書中採其純正者編爲劉子粹言 夏四月始記言行見聞錄其序曰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奈何某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策佩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五月聞京師三月十

九日李自成之亂縞素不食去館攜書籠步歸楊園

二年乙酉先生年三十五歲夏攜家避亂吳興水鄉 閏六月哭念臺先生先是

大兵南下五月克南京六月克杭州念臺先生聞之絕食二十三日而卒

三年丙戌先生年三十六歲館鑑鎮族兄彬家先生謂門人曰須讀有用之書毋專習制義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令讀兩公奏議而於忠定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也疾病也聚散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願毋虛此歲月也因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執友門人俱和先生序之程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明初從朱彥修聞

許白雲之學官僉都御史靖難時殉節 交邱季心季心名雲同邑人勇於爲善安貧好學清剛直樸之氣實過乎人先生甚敬之嘗曰余三十六七交邱季心季心規余曰誠意在先致知兄道理只從書册上求人情事物如何不察余謹志之 是年有讀易筆記

四年丁亥先生年三十七歲復館顏氏士鳳之父楚先名世傑延先生課其孫鼎受輩 秋七月錢字虎卒遺孤臘昶俱幼先生親視舍斂經紀其家哭曰連喪好友吾道之窮也 交淩淪安淪安名克貞初名階字宁膺烏程人先生與姚夏書曰字虎既歿復得宁膺不幸中之幸也 輯農書是書出於漣川沈氏言歸安桐鄉耕桑之法先生課耕手是編與家人共講明之先生

嘗有言曰人須有恒業無恒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
身然擇術不可不慎除耕讀二事無一可爲者許魯齋有言學
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
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
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
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又曰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
詩書爲賤治生無他道只務本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
日休旣以學者自命而孳孳以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
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乎又曰近世以耕爲恥
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
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夫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

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
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又與人書云冀
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傭耕之人而傭耕故當世敬之
異世慕之也若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矣教子弟終
以詩書爲主前哲如吳康齋講濂洛之學率弟子以躬耕劉忠
宣諱大夏教子讀書兼力農此風可爲師法也若一意重農恐遂
至於廢讀帶經之事日疎俚鄙之情日長一傳再傳將憂禮義
之弗克世其家矣區區之望實欲如古之孝悌力田躬耕養志
不求聞達之英賢耳先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穫兩時在
館必歸躬親督課草履箬笠提筐佐饁其修桑枝則老農不逮
也種蔬時藥畜鷄鵝羊豕無不備先生自奉甚儉終身布衣蔬

食非祭祀不割牲非客至不設肉然蔬食爲多惟農工以酒肉
餉雖佳辰令節未嘗觴酒豆肉以自奉密友至則村醪野藪情
意殷肫雖門人皆對之如嚴賓丙夜長談議論津津懽娛灑落
聽者忘倦時里俗習奢盤餐侈費肴器簡樸者惟先生一家而
已

五年戊子先生年三十八歲館顏氏時鼎受習制義鼎孚方誦經
鼎爵初就塾先生批文授經復口授小學論語先生與士鳳非
尋常交其老親幼孤多賴先生護持心力俱瘁幾至成疾云
避亂邑城時里中盜作僦居本邑城中 經紀孫台衡先生喪
孫先生年老居先生家疾作時盜發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
家先生爲之殮斂其家貧甚招其子至竭力助之扶柩歸先生

產素薄荒亂之餘家益窘而於師友之間百計助護焉

六年己丑先生年三十九歲館顏氏時年不順成與門人言嘉郡
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寓書與縉紳中之素
好者屬其條陳當事其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先生說也
一意爲程朱之學先生嘗曰己丑庚寅之閒友人有謂余忠信
者某縉紳惡我者也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
稱之季心愛我者也規余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當努力於格
致工夫余思之深中余病並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
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於司馬溫公劉元城集著力重自是
則一意讀程朱書矣

七年庚寅先生年四十歲館顏氏 納側室朱氏先是諸夫人有

二男俱殤勸納妾而先生以未至四十不許至是始納焉 十月門人欲稱觴祝先生四十壽先生與姚夏書曰以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以爲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辭意激切門人懼而止

八年辛卯先生年四十一歲僦居鑪鎮教授因兄子嗣九失教僦居錢氏課之并授徒焉 作初學備忘以訓兄子及里中來學者踰三年兄子死去家館甌山念之感愴不能已因詮次增補爲二卷以授門人

九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二歲居鑪鎮教授 如山陰祭念臺先生

肖像以歸

姚本繫辛卯年陳頴躬梓據見聞錄改

十年癸巳先生年四十三歲居鑪鎮教授

姚本作館澈湖吳仲木家顧豫康曰是年答吳

仲木與吳衷仲書並云寓居澈里而辭衷仲來歲之訂是癸巳甲午俱里居教授未嘗赴澈湖也茲從顧更訂本

作

日省錄訓門人 嫁長女於尤氏 秋聞吳衷仲規語衷仲名

謙牧海鹽人先生舊與之交今石門朱韞斯天麒以初學備忘示衷仲衷曰山陰不脫姚江習氣吾是以不敬山陰看來考夫不脫山陰習氣韞斯述以告先生先生曰吾於先生之學未能得其萬一况敢言脫乎然未嘗不服衷仲之知言少年見理端的吾僅見此人後又曰時衷仲年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自追念若非癸巳大病復起亦不能稍有進步 遇疾幾不起休甯程長年膾生療之愈長年少任俠散萬金不顧既而棄諸生隱於桐鄉以醫給衣食於書無不讀讀必出特異之見著有素問發明先生爲之序 冬舉葬親社

約於清風里先生友人德清唐灝儒達作此約先生增廣之社
分八宗每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所宗內有葬親者本宗首副
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
會聚卽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
以七年爲期過期者不弔後增一條八年葬者衆亦酬其半以
存厚也嘉郡惑於風水之說又有阻葬刁風多停柩數十年先
生懲已之痛而廣不匱之孝思每聞朋友未葬其親者輒憂形
於色若以謀葬告必獎勸代籌使必成其事社約之舉七年內
葬數十家又輯昔賢論葬諸說爲喪葬雜錄并作答客記言以
喻惑於風水陰陽拘忌而怠緩其事者於是仁人孝子聞風激
勸者不可枚舉薄俗爲之一變焉時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

後者

十一年甲午先生年四十四歲居鑪鎮教授

姚本作館澈湖吳哀仲家顧豫康曰按丙

申與吳哀仲書云以仁兄數年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赴命則是年不館哀仲家明矣茲從顧更訂本又按初學備忘序亦可見

夏兄子嗣九甫婚而天先生痛哭數日與吳仲木書云先

人積德累行不聞幽明豈宜無後而家兒一子初婚而天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然能不戚戚哉 冬十月會葬

祝開美先是杭州失守劉念臺先生殉國時開美方葬母還家設祭畢投繯死 與湖州友人沈尹同伊書論學其畧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

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未之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向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

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旣已有聞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

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則已入於小人門徑矣

十二年乙未先生年四十五歲館甌山錢一士家定門人日課格每日記讀某書見某人行某事抄某書各記一頁隨時檢點重午節歸家貧不能設飲先生怡然曰讀朱子集半本可當午醉人服其安貧樂道 冬十一月舉葬親歲會於甌山錢本寧家原約同會始終兩會先生恐日月寢久相見太疎不免怠忘之患因補例每歲特增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

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癸巳歲舉於清風里至是再舉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者爲賓先生爲主懸孟子像於堂中行士相見禮講呂氏鄉約等書讀禁作佛事律并邑令胡舜允禁火葬示賓爲烏程凌渝安克貞德清唐灝儒達沈上襄中階海昌陳乾初確嘉興徐敬可善諸人乾初有葬論刻入社約

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六歲館澈浦

海鹽地名

吳衷仲家

姚本作館徐氏茲從

顧豫康訂本又按見聞錄有乙未冬應澈浦來年之請次年中夏盜作不復往之語亦可爲證

作澈湖塾約

其畧曰爲學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卽百年中一刻修德行道

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動心忍性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以為法程

春吳仲木卒先生經理喪葬為文弔之且志其墓

姚本繫辛丑年今按見聞

錄有丙申春仲木死秋恭藻死之語故改繫是年

夏四月俞恭藻請執弟子禮不許

恭藻名周燁秀水人善文辭有美志因許元龍申謁先生於澱湖作皎皎明月篇為贄請納拜先生固辭又因吳衷仲復請先生終不許留一宿別去

十四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七歲居鑪鎮

姚本作館徐氏見聞錄戊戌之歲徐忠可招余課其

子因是館郡中錢廣伯據此訂

夏五月長子維恭生

後字默斯側室朱氏出也

十五年戊戌先生年四十八歲春正月返居楊園故廬

姚本繫己亥年戊戌

歲與姚大也書云今年正月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餬口於禾中錢廣伯據此訂

館郡中徐忠可

家忠可名彬嘉興人託秀水施易修博致書延先生課其子先生與之約曰某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願乎忠可請目曰不拜客不與筵席不赴朔望之會今以餬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因是館郡中一載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為朔望講會故先生有不赴會之語與何商隱定交商隱名汝霖初名青字雲士海鹽人隱居澈浦紫雲村人稱為紫雲先生本姓何氏其遠祖撫於錢氏因蒙其姓至商隱始復本姓焉與先生志同道合相交十七年秋補農書徐敬可將卜居於鄉請先生補沈氏農書之未

備者先生以土壤不同事力各異沈氏所著歸安桐鄉之法施之嘉興秀水或未盡合然其梗概可得而舉因以身所經歷與老農所講論者筆之

十六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九歲家居 作近鑑先生長女嫁於尤

介錫介錫父治農桑家法勤儉鄉里稱其謹愿介錫幼能文從先生游遵循規矩先生愛之以女妻焉後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師教而效之先生誠之曰汝兄起農家遽改度至此而忘祖父成家之艱難此不祥也汝不見某著姓科名接踵其謹慎何如汝輩獨不思效之乎屢誨不悛竟買娼為妾益猖狂恣肆先生女素嫺閨訓引詩書以諷諫而正言逆耳視如寇讎遂與妾謀鳩殺之先生自懲擇婿之失有痛於心因記見聞

所及存為殷鑒其序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亡隆替之故無古今大小未有一轍者也士庶人罔與朝廷邦國然身家之慮宜各有之夫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卽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至殞軀殄祀可不哀哉因舉少壯迄今覩聞所逮足為鑑戒者筆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災殃蓋必由人庶其有所畏慎莫敢惰志也矣

十七年庚子先生年五十歲館半邏

海鹽地名

錢厚菴家厚菴名福徵

本姓何氏與其從子汝霖慕先生德業延教其子為十年之約先生允其半作遺安堂日課示門人每日讀書背書解書寫字記小學分別時刻定為程格并示以習靜坐習九容及定省應

對進退之儀過犯有罰 吳裒仲卒先生爲文弔之且銘其墓
始記備忘序曰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
金陵得賢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余顛蹶之
餘已無復有生之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余館遺安
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裒仲而云行蠲濯於海濱私
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圖命之不淑竟拂初
懷簡冊旣疏論言亦寡雖良友日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
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誼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
因出前後所書儆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沒齒之後永鑒厥
愆焉按是錄始庚子終甲寅乃先生老年所著篤實正大純粹
以精先生著述之最精要者論者比之讀書續錄竊恐有過之

無不及也錄內有云志存西銘行準中庸亦先生論學要旨也
答何商隱書論學其畧曰承喻頭腦之說按論語一書謹言
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
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卽所謂約禮
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旨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
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
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
論語曰省其身臨淵履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
傳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則
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靜立人
極關中則曰知禮成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
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
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
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
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從事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
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禮之謂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
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
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

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
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
又曰無欲故靜然則濂溪橫渠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
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其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
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
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仁兄生平
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
他哉更欲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
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
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

精而已平日工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
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
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
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耕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
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益
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
精切不差截然加萬物之各正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
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與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
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
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
身心之病也安可視爲兩途乎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

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
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
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關
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
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
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
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 交呂康侯屠子高康侯名璜
秀水人子高名安道嘉興人

十八年辛丑先生年五十一歲館半邇 與曹射侯論水利射侯
名序石門人夏經三月不雨三吳苦旱高鄉禾盡槁先生甚憫
惻與射侯書論開濬桐鄉石門海昌嘉興海鹽等處水利章程

周詳盡善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二歲館半邇 次子與敬生亦側室

出也生時先生甚喜或譽之曰先生是大中公宜平生兩程子

先生笑曰吾若得見其長成必教其向善路上走惜乎未成童

而先生歿矣 交沈石長石長名磊湖州人 寫寒風佇立圖

自題曰行己欲清恒入於濁謀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

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

二年癸卯先生年五十三歲館半邇 嫁次女於陸孝垂之子幼

堅歸數年而寡先生養其孤 作遺安堂訓語

三年甲辰先生年五十四歲館半邇 夏答孫爾大書論學其畧

曰有志學問者檢點克治功夫全恃自己不輕放過謹以為學

大指奉覽一曰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一曰明義理講習討論之類一曰治性

情剛柔過不及之類一曰正容體九容一曰謹言語一

曰慎事為己上義以方外事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

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

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畧加提撕檢點

可已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純

熟後則不習无不利也 冬手書示維恭其畧曰前年秋攜汝

棄家從呂康侯先生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動心吾所深

敬不意遠遊久而不返復請於屠子高先生何商隱先生邱季

心先生凌渝安先生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

契平生切磋受益為多幸俱見許汝得納拜終身奉為宗主便

有向上一路吾所守者耕田讀書承先啟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請於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易春秋次近思錄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等書汝能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甚多然大本已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又曰小學是讀書爲人基本四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近思錄治經之階梯唐鑑讀史之門戶大學衍義經史之條貫性理通鑑綱目則經史之匙鑰著龜也學者當務之急具此數書其他經籍文字可以類推

字可以類推

四年乙巳先生年五十五歲館半邏 故人王言遠任江西藩司歸里造楊園訪先生貽杯一緞一先生不受固請乃留之付門人藏爲他日葬錢字虎之資 秋七月作訓子語示維恭又名銜恤鳴分十二綱曰祖宗傳貽積善二字曰子孫固守農士家風曰立身四要愛敬勤儉曰居家四要親親尊賢敦本尚實曰正倫理曰篤恩誼曰遠邪慝曰重世業曰承式微之運當如祈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旣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曰平世以謹禮義畏法度爲難亂世以保子姓敦里俗爲難若恭敬擗節退讓則無治亂一也曰恂恂篤行是賢子孫佻薄儉巧侮慢虛夸是不肖子孫曰要以守

身爲本繼述爲大

五年丙午先生年五十六歲館半邇 夏六月答張佩葱問喪禮

佩葱名嘉玲吳江人先生過烏戍即烏青二鎮桐鄉烏程吳江接壤處聞其居喪

中禮甚敬之未幾佩葱介凌渝安執贄以見先生至是佩葱以

喪禮十五條質問先生一一答之先生嘗稱其穎敏誠篤精勤

嚴密同學之軼倫絕羣者又嘗作序贈之有曰質敏而志剛行

修而氣下肫肫乎有德君子也與錢一士書曰近得畏友張佩

葱庶慰日暮道遠之懷以其能策勵頽惰耳吾人德業不及後

生大爲可恥 錢一士聞先生論學欣然求理學書讀之先生

寓書曰一士學道之志及茲方發不已晚乎然以衛武觀之猶

然少壯願此意勿衰也 呂康侯遠遊卒於睦州先生爲文弔

之

六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七歲館半邇 張佩葱師事先生屢求納

拜先生不允仍以友道處之 輯近古錄取安吉陳棟塘良謨

見聞紀訓麻城耿楚侗定向先進遺風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

記海鹽錢懋登蓀厚語等書節錄編爲四類一曰立身二曰居

家三曰居鄉四曰居官凡四卷其序曰尚寶李公云余年七十

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此

見聞雜記之所以作也今距尚寶沒又五十餘年人心習尚益

復駭異旅食鹽官時與何子雲士喟悼及之何子出陳耿李錢

四公書示余余課餘展閱益不勝仰慕焉爰節錄其去古弗遠

者若干條稍爲編次以資則倣又使後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教

化行而風氣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礪整束以彰淳隆之治也

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八歲館半羅 冬十二月作百自箴贈別

門人

姚本繫丙午年今
據遺稿年月訂

明年季秋復爲說以申之曰天之生人

一而已其有智愚賢不肖之異孰爲之自爲之也尊卑貴賤於是乎分成敗禍福於是乎別無非自者公私敬肆誠僞厚薄貞淫淑慝弛張作輟所以智所以愚所以賢不肖其異異於是出處語默安危理亂廢興存亡所以尊卑所以貴賤所以成敗禍福其分其別罔不恒於是人之取捨有得有失則苦樂隨之人大患非自暴則自棄耳自暴者惡之剛也自是自聖自縱自恣自擅自用自封自殖之類是也自棄者惡之柔也自文自解自畫自侮自甘自暇自耽自溺之類是也始於自乖終於自賊

此愚與不肖之形也然則如之何能自鏡自反則能自怨自艾能自洗自藥則能自新自拔此去愚不肖入於賢與智之門也何以智何以賢智者勉而求其知賢者勉而求其行知無疆行無疆修治以下則勉求之目也勉求不已之謂自強自強不息乃爲自復復者復其天之所生也凡此在人自爲而已自爲之意深而後能自主亦在人自好而已自好之心篤而後能自圖孰得孰失何取何捨宜如之何決擇焉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八年己酉先生年五十九歲館語水館主人請自甲辰之冬屢請屢辭主人虛席待二年今始就焉訓門人曰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先生館語水數年勸友人門人刻二程遺書

朱子遺書語類及諸先儒書數十種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見諸書之全者先生力也 作東莊約語其畧曰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克己功夫甯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盛年百務未厯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翁聚爲固基植本之計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佔畢沒齒反已茫然全無所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古人淡泊明志膏粱之習克治爲先常白山菴粥可取法也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 秋姚攻玉四夏兄弟因王寅旭來謁問學寅旭名錫闡攻玉名瑚四夏名

璉俱吳江人其後先生寄語曰攻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吾儒隱居求志處於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畧若懶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爲乎先生嘗稱攻玉清苦嚴毅甚可畏也 嫁幼女於周鳴臯之子九年庚戌先生年六十歲館語水 作做老篇

十年辛亥先生年六十一歲自是以後四年何商隱與語水主人以先生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宜以餘年優游書籍乃各具脩俸爲先生家用請先生往來語水半邏間相與講論住畱任

便焉

以後四年姚陳本俱作館語水今據先生與顏孝嘉書及何商隱跋語訂

命維恭從王寅旭

受學命與敬從兄正叟受句讀寅旭近年與先生交益密先生嘗謂其與張佩葱遠近相望可謂南服英賢矣 張佩葱屢欲

納拜執弟子禮先生不許佩葱上書何商隱并求諸先生代懇先生終不許姚四夏請其故先生曰某平生授書之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者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葱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衰耗無聞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盡心以告慎勿襲此標榜之迹也自是攻玉四夏亦不敢復申此請矣 作惜往日詩有云端為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始非狂又云讀罷遺經旋內省始知厥疾中膏肓自註云嘗為良知之學十年又云非為舊牽陰護惜却因筆豆未能忘自註云先後為舉業之師十年又云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不遠未能從始選朱子文集先生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錄其最切要

精粹者編為朱子近思錄惜乎選甫卒業而歿未能編定成書姚四夏曾抄選目厥後門人惟摘鈔所選四書語類刊行焉先生於是書看十過然後加圈選定 批呂氏童蒙訓 與張佩葱復舉葬親會與者二十人法益備美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二歲春延姚攻玉課子攻玉執弟子禮先生必以賓師禮待之攻玉固辭不獲 為與敬聘沈丹曙女

築務本堂成先生經營築成遷家廟神主奉之與兄正叟同居怡怡終身正叟後先生五年卒姚四夏日常見先生家居每坐務本堂東北隅一室縱橫方丈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

硯各一無他物焉 秋批傳習錄 姚本繫庚戌年錢廣伯願豫康據壬子八月與友人書及

訓門人語答 先是館半邈時何商隱請先生評之以維斯道以

覺來學先生謝不敢任今四月商隱復請先生與友人書曰此固商隱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爭者抑其中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不勝辨者至是館主人復請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其總評曰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者也若夫傲然以生知自處自堯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其無恥之甚也又曰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逞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盍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

也已世以陸王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己誑人之罪其不能虛己遜志則一而已又曰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去人欲同是堯舜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爲欲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又曰閃爍變幻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不排二字是三教一門本領所論往往首是末非或末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間是或首尾俱是中間非正所謂假竊近似以文其姦也豈知本領不是憑他覆蓋掩飾終不得而隱其情也評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不晚論之定與不

定考之年請自見卽此姚江欺已誑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辨不能爲之解矣其他皆旁批側抹條分縷析一一辨駁焉又戊戌歲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

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張子夏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此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尚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願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

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
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
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為豪傑
之士矣 選讀書錄居業錄先生嘗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
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有明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
讀其書知其道可以繼濂洛關閩可俟來學愚意朱子近思錄
外可輯為四子近思錄先生選畢二錄姚四夏亦抄出選目惜
未選曹吳二集編定成書也 冬作示蒙士圖 姚本繫丙午年
今據遺稿年月

訂 寫考槃獨寤圖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十三歲春正月率維恭往從張佩葱學

始選朱子語類明年春卒業掩卷歎曰不知天假我年得再看

一過否乃未數月而先生歿矣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六十四歲春正月為維恭娶婦朱氏

姚本繫
癸丑年

錢廣伯據甲寅
與葉靜遠書訂

與錢本甯書曰賤體傷脾氣困頓不可言又不

免以小兒婚事擾心連遭歲歉之後大難為力又與姚夏書曰
今春豚兒已授室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蓋
先生貧病已甚以喜以悲矣 夏五月病脾甚張佩葱見先生
於半邏先生夜坐猶凝然無斂側 秋七月庚寅終於正寢庚
寅二十八日也先是二十三日先生在語水張佩葱偕姚攻玉
四夏問疾先生久病羸瘠已甚猶坐至更餘莊整端肅諄諄勉
以學問未嘗少有倦怠倚先生旋歸家二十六日衣冠坐起
倦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冠以見企周固辭先生

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二十八日時加戌命具衣冠居正寢恬然而逝何商隱同某某諸友經紀其喪先生生平家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少有怠肆之容若有勞役事則去上衣著最麤麻布衫帽與鞵雖勞與酷暑未常去居常几上止置書一冊無雜陳看書或倦則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凡蔬果花藥之類皆手經理之米鹽日用之事亦躬親料理舟過先人墓按姚四夏所記楊園港口有先生先人墓在焉必正身拱立於舟中深揖遠數十步始坐自壯至老雖倉卒必於是於喪禮尤詳慎雖卑幼總小功之服必素衣冠終其日數赴几筵釋之舟行則終日危坐坐處不移尺寸寢則通夕不反側行止夢寐無不莊敬也 明年葬於楊園宅之東南時盜賊猖獗里中騷然有先生先人之鑿不及

遠擇地卽卜兆於宅東南田畔相距半里許西山甲向何南隱偕諸友朋及弟子數十人會葬墳前立小石碑題曰楊園先生之墓其後門人以先生墓地非爽塏遂遷葬於楊園村北西溪橋南百步許溪邊乙山辛向 先生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未娶而歿繼孫聖聞亦歿繼曾孫名文相其後未考今則無主後者甚可悲也 康熙六十年海鹽張莘臯朝晉餘姚陳頰躬梓修先生墓并以夫人已下五喪未葬者附葬於墓側 乾隆十六年浙江學使甯化雷公鉉更之鉅碑題曰理學真儒楊園張先生之墓 嘉慶六年桐鄉令合肥李君廷輝修楊園村舊祠立主崇祀并修墓立石 十六年浙江撫軍蔣公攸銛檄飭立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 二十三年桐鄉令黎君恂修

引本國古人之言
三
真重刻墓碑教諭仁和宋君咸熙 同於學宮之偏 道光四
年夏浙江撫軍黃梅帥公承瀛疏請入祀鄉賢祠十二月十二
日禮部議覆具奏十五日奉

旨依議明年立主入祠崇祀



